

麻痺不得



遼寧省中蘇友好協會籌備委員會宣傳部

PDG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揭露和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是我們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責任。

大家知道，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那些不甘心死亡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加緊他們的破壞活動，所以在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是更加尖銳和複雜了。

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的花招很多，其中最陰險毒辣的就是想混進我們工廠、學校、機關和生產合作社的內部，平時假裝好人，假裝積極，騙取我們的信任，但一有機會，就散佈謠言，進行挑撥離間，散發反動標語，甚至殺人放火，煽動騷亂，破壞工農業生產，企圖搞垮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好讓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重新騎在我們的頭上，壓迫和剝削我們，使我們仍然過着黑暗和痛苦的生活。

我們有些人認為：「我們有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有強大的人民武裝，又經過了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即使有幾條小魚，也翻不起大浪。」因而對反革命的暗害活動就失去了警惕，沒有認識到反革命暗害活動的嚴重的危害性。

黨告訴我們：只要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鬥爭，我們的事業越向前發展，敵人的破壞活動也就更加瘋狂、更加毒辣。眼前的事實是這樣，蘇聯三十多年的經驗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要接受蘇聯和我國向反革命分子鬥爭的經驗教訓。

高階級覺悟，堅決克服太平麻痺思想，學習蘇聯人民在和反革命鬭爭中的高度革命警惕性，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鬭爭到底。

和平
和

目 錄

蘇聯人民的警惕性.....	(1)
麻痺不得.....	(5)
碰 巧.....	(10)
在一個工程段裡.....	(13)
「可愛的人物」.....	(20)
在西伯利亞大森林裡.....	(28)

蘇聯
文學
船
PDG

蘇聯人民的警惕性

高度的警惕性，是蘇聯人民的生活準則，是蘇聯人民的高貴品質和久經考驗的武器。

這裡介紹幾個小故事。故事雖然簡短，但它反映了普通的蘇聯公民，怎樣以警惕性這個武器粉碎了特務間諜的陰謀詭計，在無形的戰線上，盡到了保衛祖國的神聖職責。

我們已展開了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鬭爭。只要我們廣大的幹部和群眾警惕起來，隨時隨地注意起來，這些暗藏的敵人就可以被發現與清除。我們要學習蘇聯人民的高度警惕性與愛國主義精神，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並非偶然

蘇聯在國內戰爭時期，曾由於一個普通紅軍戰士的警惕性，在彼得格勒（現在的列寧格勒）破獲了一件巨大的反革命案件。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在一天，一個年輕的紅軍戰士走在街上。忽然，他發現走在他前面的一個女人，從衣袋裡掉出來一個紙捲。他拾了起來，緊走幾步，想追上那個女人交還給她。一不小心，紙捲散落在地上了。戰士拾起被寒風追逐的紙片，想拂去那上面的雪花。就在這一剎那，他發現這完全不是普通的紙片，既不是信紙，也不是便條，而是一捲詳密的軍事行動計畫。

他把紙捲插到口袋中，蹬了一下皮靴，迅速地追向那個女人：「站住！喂，公民們，同志們，捉住這個女特務呀！」

女特務掏出了手槍，但紅軍戰士英勇地撲上去，活捉了這個開槍抗拒的女特務。把她送到了全俄肅反委員會。原來，這個女人是一個重要的法國間諜的女兒。

肅反委員會的主席捷爾仁斯基同志親自審訊了這個重要的陰謀案。審訊時，老特務厚顏無恥地說：

「你們抓到我，這僅僅是由於偶然。若不是因為我女兒丟掉紙捲這件偶然的故事，我決不會落到這裡的。」

捷爾仁斯基同志回答他說：

「您弄錯了！如果群眾不支持我們，如果不是每個工人、農民，每個紅軍戰士都感覺到破獲反革命案件不僅僅是肅反委員會的事情，而是蘇維埃國家一切勞動者的事情，那末，您女兒掉了紙捲這一事實，就不能引起陰謀的破獲。您的女兒偶然地丟了紙捲，但紅軍戰士並不是偶然地拾起紙捲，並不是偶然地逮捕了您的女兒。一個普通蘇聯公民的警惕，這不是偶然，這就是肅反委員會强有力的地方。」

謹慎而機警的人

全俄肅反委員會的領導人捷爾仁斯基同志曾說過：什麼樣的人才能算作謹慎而機警呢？就是那些在分析某種初看起來並不顯眼的事物和現象時，能善於發覺敵人的痕跡，能及時地揭破和懲罰敵人的人。這裡，我們介紹一位普通的蘇聯姑娘葉果洛娃。由於她能够以警惕性的眼光注視「並不顯眼的事物和現象」，因而她及時地揭破了敵人。她就是謹慎而

機警的人。

女共青團員葉果洛娃住在一個工業城市裡，她非常喜歡游泳。有些天，當她到河邊去游泳時候，發現了一位熱心的「攝影愛好者」。他帶着一架普通的「萊克」照像機，一連幾次來到河邊，細心地拍照游泳的人。拍完了，脫下衣服，跳到水裡，匆忙地洗一洗就走開了。

似乎這個「攝影愛好者」的行動是沒有任何可疑之點。但這「不顯眼的現象」引起了葉果洛娃的懷疑：他為什麼那樣熱心地每天來拍照河邊游泳這普通的景象呢！爲了謹防萬一，葉果洛娃立刻把自己所見到的情形報告了當地的保衛機關。

「攝影愛好者」被拘捕了。他原來是希特勒派來的間諜。搜查時從他身上查出「萊克」照像機、望遠鏡頭和他所拍攝的照片剪輯，那上面照的是鐵路橋樑和聯有鐵路綫的工廠廠房。

原來，這傢伙拍照的目標並不是游泳的人，而是河的對岸，那裡距離游泳的地方還好遠好遠。有經驗的間諜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了遠距離攝影的光學技術。但是終於沒能逃出爲蘇聯共產黨所教養出來的共青團員、一個把祖國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的蘇聯姑娘的警惕的眼睛。

巧計捉間諜

在蘇聯國家保安部博物館裡，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普通的蘇聯公民協助保衛機關破獲反革命案件的材料。這些材料，充分顯示了蘇聯人民高度的警惕性和愛國主義精神。

在展覽室的一角，牆上掛着一張朝着我們微笑的小姑娘。她叫葉梁茲濶娃。

葉梁茲濶娃住在距國境綫不遠的村莊裡。一個冬天的晚上，她一個人留在家裡。房門忽然開了，進來的是一位陌生的中年人。他很有禮貌，十分謹慎但顯露着不安：

「姑娘，我是一個過路人。天晚了，我走得又累又餓，請幫忙，給點吃的東西吧！」他一邊懇求一邊東張西望。過路人不安的神情馬上引起了小姑娘的懷疑：他是幹什麼的呢？從那兒來，到那兒去呢？這是一個可疑的人！怎樣對付這個可疑的人呢？盤問下去嗎？但結果會怎樣呢？小姑娘倒不是害怕這個身強力壯的傢伙，主要的，她是怕這傢伙跑掉。機智的姑娘馬上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她殷勤地把不多的食物擺在桌上，客氣地說：

「大爺，請您吃吧，東西太少了，多麼不客氣呵！您先吃着，我馬上給您再弄點什麼來。」

就在這個飢餓的「過路人」在狼吞虎嚥的時候，小姑娘已輕輕地倒鎖了門，迅速地跑到保衛機關報告去了。

保衛機關盤查並逮捕了這個「過路人」，原來他是帝國主義派來的間諜。

麻痺不得

因爲麻痺大意，文書巴維爾受了處分。但是，他不但不去認識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反而抱怨組織，對組織不滿。在受處分的當天，他決定在下班以後，到酒館去『痛飲』一場，出出『悶氣』。

巴維爾剛在酒館裡坐下，就有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湊過來和他搭話。那個人穿着一身不帶標誌的軍服。他告訴巴維爾，他叫魯勃列夫斯基。並說，他非常希望能和巴維爾作朋友。

他們一邊喝酒一邊嘮喀。巴維爾對這個新朋友很滿意，他覺得魯勃列夫斯基是個『熱心腸』的『純樸的青年』。

巴維爾喝醉了酒以後，就信口開河地亂說起來。他告訴魯勃列夫斯基，他在哪兒工作，負什麼責任，並且吹牛皮地說他自己『掌握着』整個辦公廳。關於組織上給他的處分，自然也發些牢騷。魯勃列夫斯基津津有味地聽完了這些話以後，告訴巴維爾說，他是退伍軍人，現在做供給工作，並說，他和機關首長的關係很好，如果巴維爾願意的話，可以介紹巴維爾到他的機關裡去工作。

因爲這天晚上的一切花銷都是魯勃列夫斯基開付的，所以巴維爾在臨走的時候，便答應在自己發薪的時候，請魯勃列夫斯基喝幾杯。

照約定的日子，兩個人一同來到酒館。巴維爾覺得上次

魯勃列夫斯基請客花了很多錢，所以在自己請客時，特別大方。但是在付錢的時候，却落得非常丟人。摸遍了所有的衣兜以後，巴維爾臉色蒼白地對魯勃列夫斯基說：

「糟了！我的錢包丟了，全月的薪金都在裡面，一定是在電車上給人偷去了。」



麻痹大意

柯羅伐洛夫

「裡邊有沒有文件？」魯勃列夫斯基關心地问道。

「沒有。我向來不隨身帶文件的。只是在錢包裡有個出門證。」

「這麼說，你就別難受了。錢，是活的玩藝兒；出門證嘛，可以再要一個……」

魯勃列夫斯基說完了這話，把招待員叫來。

「再來一瓶，來，把錢拿去！」他滿不在乎地把兩張百盧布鈔票扔在桌上。

然後魯勃列夫斯基便安慰起巴維爾來。魯勃列夫斯基說，這個小小的不幸算不了啥，當然，丟錢是件令人不愉快

的事情，並且會在生活上帶來些困難，但是很快就會過去的……等等。後來，當巴維爾說到，在發薪前連飯費都付不起的時候，魯勃列夫斯基說，這沒啥，錢可以向他的女友去借，一時還不上，也不要緊……。

從酒館裡出來，兩個人就到女友家裡去了。巴維爾從她那裡借來五百盧布，這才結束了這場風波。

過了幾天，魯勃列夫斯基給巴維爾打電話來，要求和巴維爾會面並商談一件事情。會面以後，魯勃列夫斯基直截了當地提出來，要巴維爾給弄一張機關的空白公文紙。魯勃列夫斯基解釋說，這是受他女友的委託來請求巴維爾的。他的女友，想買一件市場上買不到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只賣給有機關介紹信的人。因此，他希望巴維爾能滿足他女友的這個微小的請求。接着，魯勃列夫斯基又說，關於空白公紙文的事，任何時候，都不會有人知道的，因為倉庫管理員把它往存根簿子上一釘，就會永遠沒人來過問的。後來他又補充說，爲了這『微小的』幫助，他的女友可以把借條還給巴維爾。

「這樣一來，你就可以擺脫了債務！」魯勃列夫斯基說。

這個包藏着陰謀的建議，最初巴維爾有些猶豫，但後來却同意了。第二天，他就把機關的空白公文紙帶來。然而，他却沒有得到已經答應還給他的那張借條。女友聲明說，收據已經丟了，但是請放心，今後他已不欠她任何債務了。

從這以後，魯勃列夫斯基長時間沒有露面。有一天他又把巴維爾找到他的女友家裡。沒有作任何解釋，便直截了當

地要求巴維爾能帶來些他感到興趣的秘密文件，並說，假如弄不到原本的話，那麼，他也同意得到副本。

巴維爾目瞪口呆，馬上明白了所發生的一切。現在他眼前的魯勃列夫斯基，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純樸的青年』了，而完全是另一個人，一個撕掉了假面具的猙獰的特務。

『我什麼也不能帶來，你們這幫特務！』巴維爾喊道，這時他已經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憤怒。

『你說的對，小伙子，我們確實是特務。可是你呢，是我們的同謀和幫手。老實說，你和我半斤八兩……』

『我要告發你們！』巴維爾打斷了他的話，本能地向門口後退了幾步。

但，魯勃列夫斯基一動沒動，他眯縫着狡猾的眼睛一動不動地望着巴維爾：

『不要開玩笑吧，你這個怪人。嘿，當我們把這些文件寄到有關部門以後，誰還會相信你這一套呢？！』

然後，魯勃列夫斯基就把空白公文紙、借款收據和巴維爾的出門證，擺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巴維爾面前：

『放聰明點，小伙子！你已經在我們的手裡了，你必須給我們工作。當然，我們也不會虧待你，你會得到很多很多的錢……』

敵人的恐嚇和自己犯的罪行，使巴維爾感到憤怒和可怕。頓時，他的舌頭不靈了，兩腿發軟，前額淌下了冷汗，思想混亂起來。

『好吧，』巴維爾費力地說道：『你說吧，你要我怎樣？』

魯勃列夫斯基再一次地告訴巴維爾要弄些文件給他。接着說道：

『現在，把錢包收起來吧，你的錢原封未動。今後再坐電車的時候，要小心扒手……走吧，去喝兩盅！』

這一次邀請，巴維爾拒絕了。不久，他就淡漠地離開這裡。長時間地在渺無人跡的街道上，像個驛漢似的徘徊着……

這個意志薄弱、立場不穩的巴維爾，由於喪失了警惕，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敵人的圈套。但是，在最後的關頭，當離祖國叛徒只有一步之差的時候，他總算恍然大悟了，並且，鼓起勇氣，把這一切經過，都報告給保衛機關了。

在黎明時分，魯勃列夫斯基和他的女友，這兩個企圖違害蘇聯的狡猾特務被捕了。

碰 巧

某礦區物資供應處計劃科長摩羅金，是一個只注重業務而政治上麻痺大意的人。一天早晨，他接到了個電話，說是總管理局局長伊格納淺夫派了一名新檢查員山尼柯夫，到他這裡來檢查供應計劃，要摩羅金把全部計劃及關於供應計劃的指示都給他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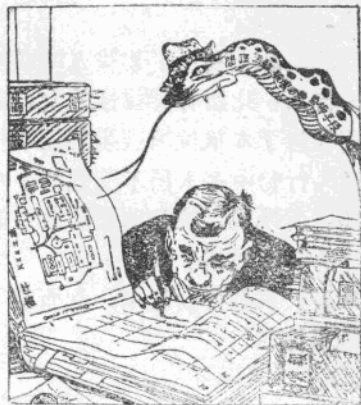
半小時以後，「檢查員」山尼柯夫來了。摩羅金很客氣地接待了他，並且沒有向他要任何證件，就把所有的材料——包括特定供應計劃，都給他看了。

這件事引起了女秘書拉普金娜的懷疑，為什麼檢查員沒有拿出任何證件，看完材料就匆匆地走了呢？……

午後，摩羅金忽然想起材料裏有些數目字忘了查對，便叫拉普金娜給總管理局掛電話找山尼柯夫。可是，所有的電話都掛遍了，都說沒有這麼一個人，伊格納淺夫同志也沒有派什麼人到這裡來。女秘書很焦急地把這件事告訴了摩羅金，雖然摩羅金當時也有些着慌，但他並沒有警惕地採取任何措施。相反地對女秘書說：「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我們不過碰到了一個冒充『欽差大臣』的浪蕩公子罷了。把它忘記吧，也用不着和別人提起，本來嘛，像這樣的事也難免不發生……。」女秘書沒有聽他的話，她及時地把這件意外的事報告給保衛機關。

在這同時，保衛機關還得到阿遼辛教授家一個老嫗的報告：她發現了女主人新認識的朋友的可疑行爲——他偷看了教授的博士論文。

不久，邊防戰士提到了一個企圖偷越國境的特務分子。這傢伙百般狡賴，但他的陰謀很快就被揭破了。



警惕暗藏身邊的敵人

華西里也夫

×

×

×

原來，這三件事都是一個有經驗的間諜幹的。他利用了某些人的麻痹大意。礦區物資供應處計劃科長是一個喪失政治警惕性的傻瓜。他認為供應處只是一個為居民服務的供銷機關，沒有什麼特別需要保密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不要證件自由出入。甚至在審訊這個特務分子的時候，他仍然認為被捕者只是一個投機搗把的野心不大的冒險家，在他身上看不出其他什麼形跡可疑的地方……；阿遼辛教授的太太，因為沒有事幹，喜歡講究穿衣服，結果糊裏糊塗跟人家交上了朋友；教授呢？沒有很謹慎地把論文保管起來。只是這麼三樁事情，但這些事情也就足夠使一個有經驗的敵人鑽進來取得一些材料，把這些材料對證起來，就可以掌握各種機密

的情報。

雖然，敵人利用了某些人的弱點，但他終於沒有逃出多數人的警惕；比如有警惕性的女秘書拉普金娜，及時地向保衛機關報告了本單位所發生的怪事情；一個普通的老嫗發覺了敵人行動中旁人所不注意的小事情，因而揭露了他的犯罪行爲。而最後，我們的邊防戰士們，並沒有讓敵人溜到外國去，及時地逮捕了他。

只要大家都行動起來，就撒下了天羅地網，敵人再狡猾也是逃不掉的！

在一個工程段裏

—

輸油管建築工程管理局局長巴特曼諾夫和工程師們到海峽工程段去檢查工作。半路上，看到一輛拋了錨的卡車，司機斯莫奇柯夫愁眉苦臉，惡狠狠地卸着車上的油管。問他車子出了什麼毛病，他說是機器壞了。可是費里蒙諾夫工程師一試車，機器却一點兒毛病也沒有。這一來，巴特曼諾夫可發了火：

「你為什麼撒謊？你算個什麼人呢？是俄羅斯人嗎？……你為什麼不作聲？」

司機扭着臉站着。他的面容憔悴，眼睛通紅。當巴特曼諾夫把一連串的質問和責罵的話，向他提出來的時候，他那塌下去了的眼窩裏，滾動着淚珠。

「你要我幹什麼呢？我沒有努力工作，這是真的。但是，現在努力工作已經晚了……」司機沒有直接回答巴特曼諾夫的責問，却難過地說出自己的心裏話。開頭聲音很低，後來簡直是喊了起來：「好吧，說清楚吧，首長同志，您派我到這兒來幹什麼？……我真想自殺了！我一邊運油管一邊想：我往哪兒運呢？還運它幹什麼呢？德國強盜已經佔了莫斯科，日本人說不定哪天就要攻到這兒來，難道還能繼續鋪輸油管嗎？……够了，請您讓我去打鬼子吧！」

「這是誰胡說八道？是誰告訴你德國人佔了莫斯科的？」